

笑容

作者：宸子

一、不要問，不要說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.....

不要問，不要說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

這一刻，偃著燭光讓我們靜靜地度過。

莫揮手，莫回頭，當我唱起這首歌.....

鋼琴的聲音獨有一種魅力，特別是幾個和絃被溫柔從容地敲響，彷彿夜空中岑寂唯美的星辰，此起彼落，似斷而連，最是迷人。時下流行歌曲少見這種處理，通常都會以弦樂和吉他為旋律的伏線增添層次。這樣細緻的設計其實也考驗著歌手的功力，吞吐之間如何拿捏氣息與情感。我想起以情歌見長的張學友。在他的幾首經典的歌曲裡，巧妙地運用了這般編曲技術，並搭配他功底深厚而微微顫動的聲線，經常讓我沉醉其中，久久不能自己。

〈祝福〉即是一例。

這首歌由臺灣知名製作人丁曉雯老師作詞，郭子先生作曲，收錄於一九九三年的同名專輯中。時下唱片市場式微，但網路影音為這些經典流下了應有的歷史定位。我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認識了張學友和這首歌。

初聽〈祝福〉，是二零零七「學友·光年世界巡迴演唱會」的版本。

那是演唱會的最後了。張學友染著銀灰淺藍參半的頭髮，前衛新奇，乳白外套配上淺灰運動褲，一改天王過去的華麗正式的形象。演唱前，張學友先是默然，麥克風拿在嘴邊，但遲遲不說話。觀眾們見他欲言又止，很是激動，尖叫不停。

「不會，忘記。」張學友緩緩地說。

我難忘他那時臉上的笑容，淺淺的，雙眼凝視台下，眸光閃動如淚光點點。本以為他還有更多的話要送給粉絲，但他拿著麥克風，不發一語。

「朋友，我永遠祝福你。朋友，我永遠祝福你。」

是不是想說的話都寫在歌曲裡了，不如直接唱吧！

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時我才國一，其實對歌詞沒什麼感覺。那時候連國文考題裡出灞陵折柳、月落屋樑都沒辦法得分，遑論去品味流行歌曲的歌詞。不過這首歌我是喜歡的，喜歡它的旋律，也喜歡隔著螢幕跟觀眾一起合唱。後來慢慢明白，原來這首歌紅透半片天，就算不認識張學友，也多少會唱上一兩句。

母親說，她們從小到大畢業典禮時都放這首歌，音樂響起，同學們隨著旋律流下眼淚，互道珍重。

我和同學大多沒在畢業典禮上哭過，我想，畢業歌的差異大概是原因之一。看到這幾年高中生的畢業歌，多半節奏輕快，更嚮往以青春啟航與理想實踐為題，依依離情著墨較少，相較之下，緩慢而深情〈祝福〉更為催淚而動聽。

三十年前，唱片公司就為這首歌拍了MV。影片裡，一位摯愛的友人離開了，張學友愁容滿面，慢步在空闊無人的教堂，畫面插敘著方才上演的送行，以及過去相處的點點滴滴。歌曲中編織許多人聲和音，其實是模擬教堂裡蕩氣迴腸的合唱回聲。張學友踽踽於音響中，莊嚴，冷清，淒涼。

和朋友去唱卡拉OK時，我會選在共聚時光的盡頭點唱〈祝福〉，伴著MV唱完整首歌。我對其中一個畫面有很深的印象。張學友送走了友人，寂寂獨坐，劃亮了一支火柴，火光在舊時代的攝影技術下略顯模糊，光量燦爛。然而，張學友卻在短暫的瞬間狠心地將其吹滅。這令我想起另一首歌曲〈離人〉：「有人說一次告別天上就會有顆星又熄滅。」思緒就此定格，接不上下一句，我常常是被伴唱帶硬推著唱完全曲的。不過朋友多半不在意，一來此曲對他們而言年代遙遠陌生，二來他們此際多半忙於收拾東西，準備離開。看著包廂桌面肴核既盡，杯盤狼藉，不免有種唏噓悵然之感。

演唱是需要聽眾的，可能我更適合當聽眾。反覆聆聽張學友的歌曲，每一次都會聽出不同的感覺。

九零年代是張學友事業上的高潮，但我以為，真正歌唱實力的巔峰則是二零零七年。〈祝福〉一曲，節拍或長或短，音域時高時低，長音考驗歌手對音準的支持力，短促而拔尖的高音需要足夠的共鳴技巧，實不是一首容易的歌曲。張學友在足足三個小時的唱跳表演後演唱此曲，圓滿呼應了歌詞的意境，也著實挑戰了自己的唱功；不過歌神畢竟是歌神，張學友飽滿而有餘裕地撐起高音，然後再將聲線輕輕落下，細膩而優美地去詮釋每一處咬字，舉重若輕，游刃有餘，比起年輕時鏗鏘直白的音色，更顯成熟而進步。

我喜歡他在零七年這場演唱會上對〈祝福〉的處理，沒有複雜的編曲，只是把節奏的速度放慢了一些，每一個咬字都可以更加清晰飽滿。最後一遍副歌中，「若有緣，有緣就能期待明天，你和我重逢在燦爛的季節。」兩句之間脫長了尾音，停頓許久，並再次露出那個意味深沉卻淡然的笑容，閉上雙眼。我明白他陶醉在音樂的留白和最後的歡呼聲中，但有時候我更願意相信，他其實在強忍淚水。

「執手相看淚眼，竟無語凝噎。」離別本是如此。

把〈祝福〉做為整場演唱會的結束，看似合理，但其實在張學友的巡演史中甚為少見。過去幾次巡演，張學友或以舞曲收場，或以經典情歌作結，可能澎湃熱烈的氣氛更能彰顯演唱會歡樂的本質。這樣的用意是可以理解的，因為沒有聽眾希望在音樂中拖著沉重的腳步，也沒有歌手願意看著支持者哭成一片，含淚離開。

這一次，張學友卻毅然選擇在離別聲和再見聲中謝幕。

這時候的張學友四十六歲，我想他對自己這樣的年齡是忌憚的。此次巡迴，他因為身體不適取消了多場演出，類似的戲碼在兩年前《雪狼湖》音樂劇巡演時上演過，震驚一時。再兩年前，張國榮、梅艷芳等圈內摯友以四十餘歲的燦爛年華相繼離世，兩人的葬禮張學友都有出席，且都泣不成聲。梅艷芳生前最後的演唱會上，張學友以特別嘉賓的身分登台，那時兩人在台上合唱的，正是這曲〈祝福〉。

四十六歲的張學友，見過好友生離死別，認清自己身體狀況，再一次展開巡迴，大概他心裡已有了一些打算。他在給粉絲的信裡坦承，以後會不會再開演唱會，他真的不知道了。也許，那拖長的尾音和溫暖的笑容，是向歌迷奢求一個願望，願明日有緣，你我重逢在燦爛的季節。

母親曾問我，如果親臨現場看張學友的演唱會，會不會落淚？我很靦腆地點點頭。這個答案被母親揶揄了好久，說我多情矯情，我無從辯駁。我看過很多人經歷情場波瀾的人，聽了張學友的歌曲都喟嘆「初聞不解曲中意，再聽已是曲中人」，因此墮淚，我尚未走過坎坷情路，自然不解，但我卻無數次的被這個版本的〈祝福〉打動。這段演唱會的節錄不知道已在我的手機裡循環多少遍，我總在諦聽時覓得一份深刻的共情，是過往張學友的演唱所無法傳遞的。歌聲繞樑，笑容真切，那份笑容為歌曲平添了張力，而且在了解那段時空背景之後，我更加明白了笑容裡深藏的複雜情思。是感動，是謝意，是不捨。當燈光黯淡，升降台降下，能不能再看到舞台上亮麗多姿的張學友，沒有人知道。未知的告別最是慘忍，足以讓人泛紅雙眼，默然垂淚。

但張學友其實不喜歡感傷的離別。他帶著微笑離開，是種暗示。

二零一二年，年過半百的張學友帶著「1/2世紀世界巡迴演唱會」重新出發，這次巡演不只曲風多變，甚至刷新了演唱會單一巡迴場次和觀看人數的金氏世界紀錄。結束時依然唱〈祝福〉，編曲上做了調整，融合爵士、音樂劇和踢踏舞，輕鬆歡快，張學友一邊踩著腳下的節奏，一邊忘情的唱著副歌的高音，雖然音色不如過去清亮，但渾厚有力。歌神用實力證明，緣分長在，我們便能和他相逢在錦繡年華。

這幾天看到張學友最新的「經典之旅」巡演影音，很是激動。年近花甲的張學友不斷求新求變，舞台燈光服裝推陳出新，買票親自觀看的朋友都嘆為觀止，直說這次的視聽饗宴更上層樓。作為張學友的歌迷，雖然沒有機會買票進場，但藉著影片依然能感受到那份震撼。這回張學友將許多耳熟能詳的金曲彙編成串燒，作為最後的安可橋段，頗能呼應這次巡迴之名「經典」。我隔著電視畫面大聲跟唱，「我和你吻別.....」「一千個傷心的理由.....」，不亦樂乎，直到演唱會在歡樂的尾奏中結束仍意猶未盡。

但整場演出最吸引我的，還是〈祝福〉。

〈祝福〉並沒有在最後演唱，也沒有編列在組曲裡，而是安排在組曲之前。張學友這次明白地講，他不希望觀眾帶著傷感離開。

樂隊以管鐘奏響前奏，小鼓規律昂然地打出一種莊重的韻律，和聲加入，舞者們身披長袍，頭頂桂冠，華麗登場，張學友自己則一襲金邊月白色燕尾服，立於升起四面舞台正中央，顧盼偉如。編曲規格和表演層次隆重昇華，這份祝福，不是教堂裡輕聲的禱詞，而是皇宮中傲岸的宣示。

五、美中不足的是，張學友好像唱不動了。.....

美中不足的是，張學友好像唱不動了。

主歌中，張學友將幾處三連音搶快節奏合併著唱，這其實意味著日漸年邁的張學友氣息略顯不足。副歌裡「若有緣」那幾句，明天的明、你和我你二字音高突升，偏偏為發出一字音而壓縮的喉腔讓高音更顯困難，張學友幾度遊走在失誤邊緣。年輕時的張學友唱這兩個音，直接高亢，鐵騎突出刀槍鳴；四十六歲的張學友能唱出一種如噴泉般的沉味，至高處仍不失圓滑；五十歲的張學友，腹內彷彿帶著風箱，稍一鼓氣便能共鳴出渾厚音響。而現在，卻只能聽見勉強擠出的喉音，費勁而不自在。

沒有了明天，沒有了你我，是不是說明了別候從此無緣？

唱完這一句，張學友放下麥克風，一位身著米白色波西米亞裙的女舞者自舞台中央升起，小號乾癟的音色吹出一種拉丁式的蕭索，學友掀起女舞者的披風在空中甩動，地上花瓣隨風而起，片片飛舞。接著，兩下鼓點重響，提琴細碎嘈嘈，號角急切瑟瑟，學友和舞者踩著探戈的舞步，踏出切分式的節奏，雙手輕挽，身軀轉了一圈，旋即分開。音樂愈奏愈急，舞步愈踏愈快，兩人在共舞中似乎漸漸找到一種默契，在若即若離之間，終於，學友和舞者立於舞台兩側，在喇叭清亮的餘響中一個箭步向前摟住對方，下腰仰視。眼神裡竟是一陣無奈的迷茫。

燈光全暗，只剩一道淒清慘白的光束灑在兩人身上。

張學友鬆開舞伴，緩步後退，女舞者自升降台緩緩降下。全場目光都在形單影隻的張學友身上。

「傷離別，離別雖然在眼前；說再見，再見不會太遙遠.....」

所有的燈光再次亮起，弦樂在背後瀾起澎湃的激昂，如潮如瀾洶湧不已，響亮的雙鈸與電吉他直截陡然地和入，宛若煙火一般直上天際，繽紛絢爛。兩句詠嘆，在樂聲的張力中像極了告別時飽含情感而激動無比的吶喊，有不捨，有期待，有無助，也有傷感。張學友閉緊了雙眼，蹙緊了眉頭，奮力唱地唱著，音色卻已不是幾年前的那樣理所當然。

然後又是那兩句，「若有緣，有緣就能期待明天，你和我重逢在燦爛的季節。」銅管褪去，吉他褪去，弦樂褪去，一如這層層堆疊的四面舞台，下層樂隊忘情演出，中層舞群光鮮亮麗，到最上層，一位歌手，曾經叱吒樂壇。

鋼琴的和弦從容而溫潤地被彈奏起。

「不要問，不要說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」

尖叫聲漸歇，大概因為這句歌詞。學友轉過身，看向右面的觀眾。

「這一刻，俾著燭光讓我們靜靜地渡過。」

燈光依然亮著，只是舞者們的動作停格了。舞台彷彿只剩下張學友。

再轉身，學友舉起了他的手，向另一面的歌迷。

「莫揮手，莫回頭，當我唱起這首歌.....」

鋼琴聲也停了。張學友這一次在這裡脫長了尾音，氣若游絲，但看著他震動的喉核和深鎖的眉宇，便知他依然努力的拿捏著氣息，緩緩吐盡。畫面定格了特寫，張學友眼角的魚尾紋好深，直皺到他已花白的鬍子旁。

「願心中，留著笑容，陪你度過每個春夏秋冬。」

尾奏響起，張學友鞠躬謝幕，臉上掛著幾分靦腆，幾分含蓄的笑容。我認得這樣的微笑，笑顏的背後，是五味雜陳的情思，幾次和好友分別，看著他們的背影，我也曾這樣微笑過。幾束煙花從舞台上撒落，編織成一道金燦燦的虹，我想起在網路上看過的一句話：「都說煙花易冷，但我們更願意相信愛是永恆。」〈愛是永恆〉也是張學友的名曲，也是我的心頭之好。

一如張學友的安排，〈祝福〉不是結束，一首首經典金曲才正要唱響。

CONTACT US | mingzhu112team@gmail.com

